

# 纽约新冠记

原创 ElenaX 忍冬自选集 2022-01-01  
04:37

收录于合集

#纽约 1

#留学生 6

#新冠 1

我一直不相信会有人悲惨到在跨年夜吃麦当劳的。

直到今天，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吸着鼻涕坐在伦敦宿舍地板上用二十分之一的鸡块蘸酸甜酱，社交媒体里一片歌舞升平，我一张照片都不想点开，心里暗骂他们全是傻逼。我为何沦落到此地步还要追溯到五天前。

五天前的我还在纽约挥金如土，国际大都市，我和我的朋友在街边热狗小店夸张的烟味熏陶下勉强生存，每一顿饭都吃得像最后一顿。

从某家韩国居酒屋摸着三月怀胎的肚子走出来的第三个小时，我站在MoMA马蒂斯的画前，annabel跟我说她阳性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坐在椅子上很久，因为我不仅跟她vape了同一口，咬了同一块99美分的披萨，她还躺在我的肩膀上睡过了整个第五大道。

虽然我们才见了两面，每一次都是以她意识不清昏昏欲睡为结尾，或者我们俩坐在大床房上靠着一起刷tinder，比赛谁先刷出亚裔。

老实说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的，毕竟annabel同住的室友Elaine，也是个奇人，她天真的脸庞让你想起小学还没开始发育的同桌，但她勇于拖着自己只打了两针国内疫苗的身体走在大街上不戴口罩，她在伦敦这么干了半年一点事都没有，我们都骂她疯子，在时代广场裸奔的第三天，她阳了。

新冠如春雨般一夜来袭，我的洛杉矶之旅一夜泡汤，我的朋友们抱头鼠窜。我拖着在MoMA假装对现代艺术很感兴趣（其实没人感兴趣）的abbie回到酒店，看着她手机电子屏下忽明忽暗的脸，内心狂风暴雨，我想我真的要死在美国了，和我爸爸预言的一样。

11月份，我连final paper的题目都没想好，已经先斩后奏地买了飞去美国过圣诞假的机票，并且逢人就得意洋洋的炫耀，我英国的朋友们全部不厌其烦想让我早点打包滚蛋。

你去那地方干什么，我的朋友很鄙视的说，伦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我白了他一眼，你懂什么，这里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回来之后我跟他说你说的对

我想可能所有男性都对女性乱跑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我的父亲在（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得知了我要跑去美国的小道消息后，严厉的打电话来训斥了我一顿。

他话说的很不留情面，大意是我太爱瞎折腾，我得新冠死了怎么办，我的朋友其实都很讨厌我等等等等，骂完我给我转了五

千块钱，我哭的稀里哗啦，觉得我爸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然后擦干眼泪把钱收了。

我不知道我去美国干什么的，或者知道也不愿意承认，我此行总有种灰溜溜的失败意味。海关问我我也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我在冰岛转机，在这个三明治都很性冷淡的国土上abby打电话告诉我，说她阳性了。

那是omicron打响的第一仗，我问她你怎么搞的，她去奥兰多玩，进夜店不戴口罩想寻觅帅哥，最后帅哥一口没亲到，亲到了新冠。

好在见她之前我在波士顿呆了几天，一座安全的城市，在我去了纽约后，一切都变得混乱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哆哆嗦嗦用手用home test kit做测试，把自己捅得泪流满面，结果出来，一条杠。我一边咳嗽一边问abby，你觉得我真的是阴性吗？

她听着我少说也有四十年的老烟嗓，说，不，你他妈肯定得了。

我听另一个朋友发语音也是相同感觉，她连话都快讲不出来了，核酸检测依然很顽强的是阴性。

感染症状和阳性报告从当晚开始比翼齐飞两开花，在纽约的所有人无一幸免，我大腿一拍，拉了个纽约新冠群，方便大家交流病情。

新冠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流浪汉还是亿富翁，该流的鼻涕照样得流。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得知我前男友和我差不多时间感染后的0.0001秒我觉得自己原谅他了，病毒变成了佛光，普照在我脸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和他打视频通话，很慈祥地问他你还好吧，怎么样。

我们对新冠很乐观，也只能很乐观。我和abby躺在床上胡说八道出谋划策。她说要搞个covid tinder，只有得covid的人才可能刷的tinder，我说这个市场前景很好。

我问她，这要怎么跟父母说。她说，你把两条杠照片发过去，你父母就会以为你怀孕了，你再说，爸妈我没怀孕，其实是新冠啦——这样前后一对比，你父母就会觉得能接受的多了。

(你猜阳的是哪个)

实际上我在跟我妈说我有可能得新冠的时候，我妈眼皮都没抬一下，这种百分之零的惊讶让我有种挫败感。她在遥远的上海幸灾乐祸地嘲笑我，你自求多福吧。

我妈妈知道我是去美国找一个男生的，她很敬佩地觉得我是个傻逼。

事实证明我的确是，我和这位男生度过了愉快的几天，covid风波出现后，他跑得比我家老猫看见罐头还要快，雷厉风行速度堪比美国中部胡乱刮的龙卷风，看得我哑口无言拍手叫好。

我是在那时意识到我也得赶紧跑了。

人一生犯傻的次数是有限的，我安慰自己，就像新冠很难得第二次，这次犯过了，下次就有抗体了。我拿着阴性的核酸报告定了提前回伦敦的机票，推掉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生日宴会，我告诉她我很抱歉，但我归心似箭。

我走的那一个下午annabel来送我，我们俩在时代广场的大荧幕下紧紧拥抱，我跟她说我他妈再也不来纽约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明年见。我跟她讲的最后一句话是don't do drugs，我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虽然这次见面显得那么不尽人意，但我总还是很庆幸看见她了的。

那天说的明年好像很遥远，但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内已经是2022年了，我和朋友们视频互道完新年快乐，西雅图、奥兰多、伦敦、上海...全世界的声音涌在小小的房间里，挂掉后一瞬间变得昏暗又安静。

我吃着麦当劳，我想这趟旅行还是收获很大的，我在一次次颠沛流离和可笑的遭遇中被治愈，我不再觉得寂寞或者失败。年末的早上八点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巨大的行李箱出现在我们学校门口，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归乡的旅人，初升的太阳打在她身上，她温柔地好像在告诉我没关系。

没关系，一切都没关系，人生还长到不可思议，我走过了所有我曾经认为我不可能走过的事情，包括去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地方上大学，包括得新冠，包括傻傻地漂洋过海的去见一个人，我也曾认为痛苦和欺骗会巨大到把我撕裂，可是都没有。我站在伦敦的街头，回头朝着2021年的我笑，你看，我都撑过来了。

所以我到底得没得新冠呢？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切事情最终都会结束，一头热的crush会，申请失利的痛苦会，对于前男友的讨厌会，2021会，omicron也会。

新冠中亦有新，我的恐慌已然过去。而所有转瞬即逝的时间，事件，和人中，唯一亘古不变的只有和麦当劳£5.09二十块的麦乐鸡翅，和我自己。

